

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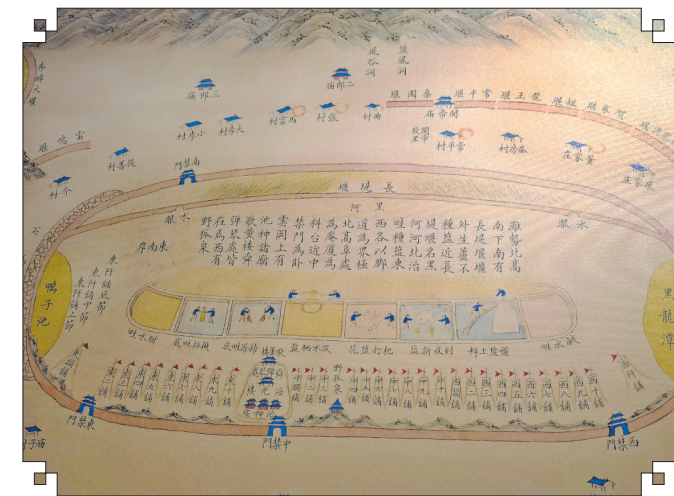
盐商翹楚“卞合兴”

□赵波

运城盐池古称“盐贩之泽”，它幅员广阔，资源丰富。“唐有盐池十八，河东居其五，而有东西两池之称。在安邑者为东池，在解州者为西池，迄今池庙内犹奉东西二池神。”（清《河东盐法备览》卷一·盐池门）东池自古以来（盐池最东边大堰以西的盐畦）有一条黑河，古人称之为“产盐之母”。它横贯东西，下接盐层，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是食盐晒制原料卤水的最基本来源。水质好、贮量大，晒制的食盐质量高、成本低，成为东池盐畦、盐产、盐厂、盐号、盐商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。东池盐畦叫“东阡铺”，老盐工俗称“东湾盐”，按今地质报告名称为：东滩矿区和界村矿区。在东阡铺有数十家私人“盐号”“盐厂”，如：“景德馨”“乔宥”“周宗贤”“姚长盛”“刘永锡”等，其中“卞合兴”（原址在原盐化局老五厂二工段）盐号，不论从人员、资本、产量、质量、盐畦数量都是首屈一指。卞合兴私人盐号资本雄厚，盐工众多，由于地处东池富矿区，盐产颗粒大、产量高、销售地域广，食用既咸又香，味美可口，在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等地消费市场口碑赞誉有加。盐业生产给卞合兴带来了巨大的营业收入和红利。

“卞合兴”成立时间不详，由运城著名的盐商罗氏家族成立。罗家祖籍山西省介休市张兰镇，明代迁居到商贾云集、物流繁华的稷山县杨赵村。迁至稷山的罗家第一代（即罗眉仙的曾祖父）曾在江西经商，开一家当铺，属晋商的一支。当年开当铺的罗家小伙写得一手好字，由他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悬挂于当铺外，被路过的一位稷山籍葛姓官员看到，这位官员对小伙子的字及楹联大为赞赏，遂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于他。1851年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，江西遍地战火，为了生存，开当铺的罗家小伙独自一人从江西逃回山西介休老家。当时，南方烽火连天，交通相对闭塞、信息不畅的山西却比较太平。介休的罗家亲友对罗家小伙独自一人逃回山西很以为然，大家怀疑小伙是变卖了当铺想独吞罗家财产。被误解的罗家小伙眼看在介休老家难以立足，一气之下，投奔到稷山杨赵自己的岳父家，便在稷山安家落户。以后罗家凭借贩运、经销运城盐池盐业，产业逐渐发展壮大。

清末，罗家子弟罗可桓，字公玉，号“稷东野人”，1873年生于稷山县杨赵村，幼年好学，其曾祖父罗桂便送他到介休“绵山书院”读书。1900年他曾经准备东渡日本留学，准备启程时，因故未能成行。罗可桓于绵山书院肄业后，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高中举人。他工诗文，尤以书法享誉一时，在晋南无论公私藏家仍多有其书迹收藏或流传于世，并著作有《稷东寓公诗抄》八卷，有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介休罗氏铅印本流传于世，至今山西博物院存有他的书画手迹、



▲盐池东、中、西三十铺（图片出自1915年河东盐池全图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）

真品。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也保存着他的《稷东寓公诗抄》。

罗可桓学识渊博，加上祖上经商，继承祖业后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成为巨商富贾。罗家当年在运城置办房产，曾经是运城城区老东街大户之一，建有老宅。老宅临街处为楼，中间为厅，后边为室院，院内雕梁画栋。

民国时期，罗可桓之子罗眉仙在山西大学堂（山西大学前身）毕业后，担任过山西天镇县、繁峙县县长，后因战乱回到稷山。为了生计，他来到运城，接手祖上基业经营盐号卞合兴，之后在闻喜、万荣、新绛、河津、稷山等地开有盐店、药店，还经营“裕成源”钱庄等多家字号。据说，罗家人从运城到太原办事从不住别家客栈，都由自家字号安排招待。当年在老东街罗家阁楼上的盐帖（相当于今天的货物出库单）就堆满阁楼。那种用雕版印刷的绵（麻）纸盐帖，每张上都印有“出盐1500担”字样。由此可见，当年卞合兴盐号生意规模之大。当年裕成源钱庄门面的匾额很厚很大，比现在普通办公桌桌面还要宽大，上边阴刻有字。

罗家盐号经营得如鱼得水，民国时期达到了鼎盛。此时，卞合兴资金规模即达到了12万银圆（股金），每股1000银圆，常年固定工人二三百人，产盐旺季还起用一些临时季节工，包括长工和短工。在盐池东湾盐厂老字号，还有两三座古式院落和一幢全木制二层小楼，甜水井一眼，院内的多棵柏树约有二三百年的历史，现已毁。

卞合兴每年农历二月初一立场操练卤水，盐的晒制用水主要是老滩水、滹沱水、井水。这三种卤水浓度不一、含盐量不等，而晒盐的饱和卤水浓度，一般要求达到28%~30%。因此，晒盐过程中，很重要的一环是操练卤水，经过蒸发操练，使之达到饱和的程度。通过几道蓄水池过滤，不断去掉杂质，使盐的质量大为提升。一般食盐结晶约为7天，其流程为：饱和卤水灌畦——结晶晒盐——放母液水——产盐——清池整修——上水复制。这样周而复始，每年大约可产12次之多。放水后经太阳暴晒，把水分蒸发了，主要是到了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月

间就生成了颗盐。然后把盐堆成大堆子（料堆），即可外运售卖。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前后，盐场铲盐完工，属于季节性生产。卞合兴所处位置正是运城盐池产盐资源最多的地方，一斤水可以晒盐四五两，加之管理规范合理，经营效益非常好，每年可产潞盐450万公斤。

卞合兴的大掌柜、二掌柜和先生负责管行政和财务。老和尚、二掌柜负责技术管理。他们对何时放水、练水、结晶、铲出、成料，再循环铲盐都有一套成熟的办法。老和尚不仅懂铲盐技术，还会看气候，预测气象变化，以便更好地安排食盐生产。所以，掌柜不但吃饭时必须等他到席才能开饭，而且还让他坐上席，身边还有小伙计专门侍候，夏天摇扇子、递毛巾擦汗，冬天专门搬火炉取暖，小心翼翼，不敢一丝怠慢。他们的收入都很丰厚，年薪为100银圆~400银圆。每到年终，掌柜的要做决算，算出纯利，然后按股票多少分红。

卞合兴老字号的盐业生意给罗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，罗家秉持“利以义制，名以清修”的盐商精神，回报乡梓，回报社会，在稷山杨赵兴学修路，造福于民。每当青黄不接之时，罗眉仙总要派大车往老家稷山杨赵运去大量白面，供村里贫寒人家生活。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，罗家还建起了一所义学“文达小学”，免费供村子里的孩子读书。罗家当年不仅盖起了学校，而且还定做了50套标准课桌椅，供学生使用。只要到义学上学的学生，学习用具全部免费使用。罗家还出资请了4位先生在文达小学执教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卞合兴东家罗眉仙还多次资助八路军抗日游击队。后因躲避战乱，迁居西安定居，之后又返回运城。1980年罗眉仙先生八十二高龄离世。

作为明清以来的盐商老字号，卞合兴是众多运城盐池盐商老字号的一个缩影。在现在流传下来的盐商史料中，明确记载盐商敬奉、崇祀关公，分析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公是运城同乡，更重要的是关公是忠义的代表、忠义的化身、忠义的践行者，是“义存高远、以义制利”的典范。盐商老字号卞合兴便秉承了这一传统和理念。

文苑咀华

□记者 薛丽娟

蔚蓝的天空下，巍巍中条映衬，盐湖如诗如画。

若说人文是时间的厚赐，山水是自然的恩赏，那么盐湖便是时间和自然共同馈赠给河东大地的珍贵礼物。

盐湖的美，不止于夏日的七彩缤纷、色彩斑斓，秋天的落霞余晖、异彩纷呈，更美在历史厚重、圣贤聚集，美在人文璀璨、世代相传。黄河浸润、条山孕育、南风熏吹，造就了盐结晶，地宝天成。于是，山水秀美的一座盐运之城应运而生。

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8000年前就有不少原始先民部落在此生存；尧舜禹绕周边建都兴业，将文明之火点燃；湖畔卧云岗，虞舜手抚五弦琴，吟唱了古老的歌谣《南风歌》；禹凿虞坂，为运盐之便，开凿了虞坂古盐道；这里有始自唐代、史上唯一“盐池封神”的池神庙；这里孕育了关云长的侠骨豪情、忠义仁勇；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，也是“天下武庙之祖”——解州关帝祖庙；文学泰斗田汉先生为之惊叹，写下了“千古中条一池雪”的精美诗句；现在的盐湖更是吸引了多种珍禽飞鸟为之陶醉，不远万里来此栖息。

如果你是游客，你若来，你不能只看盐湖。你可以沿湖畔而行，去池神庙看一看，体悟庙宇与盐池浑然一体的壮美。去登一登当年舜帝抚琴吟唱《南风歌》的歌薰楼，也可站在海光楼前，将山色湖光尽收眼底、一览无余。穿过林立的碑廊、宏伟的奏衍楼，望着池神庙三大殿，即使不懂历史，也能感到古人殷盼风调雨顺的那份美好愿望。

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你也能沿着阜财解愠牌坊中轴线走一走，如是黄昏黑夜时分，灯光亮起，这里夜景也很震撼。你也可到蔷薇花墙去拍照打个卡，跨过火车铁轨道，看一看修复后的中禁门。你想象不到，中禁门内有乾坤，城墙里还藏着一座博物馆，这里处处有故事。走进河东池盐博物馆，一朝看尽华夏五千年用盐史。馆内一件件承载盐池历史的文物，一个个生动的名人故事，一张张精美的盐池照片，让人沉迷。在这里，除了了解国之大宝的形成、历史演变、产销四方等之外，还可到知盐学堂，手工制作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盐雕艺术品。

走出博物馆，你还能上城楼看一看。向南远眺，中条山连绵起伏，盐池银波万顷，天地间一片朗朗。往北而望，广场上游人如织，高楼耸立，一种古代文明与现代风格交融、碰撞的反差之美。

不远处有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（河东名人馆），你可以和朋友、孩子约着与河东先贤来一次穿越时空的邂逅，沉浸式聆听先贤故事，领略先贤风采。舜歌南风、大禹治水、嫫祖养蚕、后稷稼穡在这里；一代武圣关云长、白袍将军薛仁贵、河东先生柳宗元、智慧砸缸的司马光是这儿的人；瞻仰河东名门风采，领略王勃的绝世才华，学习裴氏优良家风，还可跟着卫夫人学书法、跟着杨玉环学舞蹈，跟着关汉卿体会蒲剧艺术的精妙。正是这一个个河东人创造了这座城的历史，见证了这座城的变迁。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，可以去离其不远的解州关帝祖庙领略千年忠义文化。

长过百里的环池禁垣和古老渠堰，以及环绕盐池周边的名胜古迹，这里集历史探寻、观光游览、文化体验、主题活动、科普教育、观光祈福、特色购物为一体，绝对让你不虚此行。

“我们是从南京来的，我姐们儿是运城稷山人，专门带我们来盐湖领略厚重的历史文化。这里真好！”

“离开运城50年了，这次我们几个战友约着来看看大运城、新运城，变化真大，越来越好了。”

“我们老哥仨，站在这里吹吹风，回忆当年盐湖的情景，天地之大，聊聊天，心情好。”

“我今年八十，老伴七十五，专门从北京赶过来看盐湖，去年就来过一次，感觉河东名人太多了，看不够。”

日月新天，星汉灿烂。新时代的盐湖正以独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滋养着每一个遇见的人，次第花开，熠熠生辉。

人文胜景望盐湖